



红梅图 齐白石作



鸡 徐悲鸿作



鹰 潘天寿作



万山红遍 李可染作

北京画院：华彩丹青一甲子

□王亚楠

六十今朝，甲子再华年。2017年，北京画院已在风雨中走过60个寒暑，为传承中华文脉思行不怠。5月14日，北京画院美术馆全馆之力，推出“华彩丹青一甲子——北京画院六十年”艺术盛宴。参展作品选自画院多年来的精品力作，从宋元至近现代，横跨千年。此外，展览还以文献展的形式，梳理了60年来北京画院在创作、研究、教学、展示等方面的成果，追溯过往，展望未来。当天，北京画院创作楼画库改建工程奠基仪式同时开启，落成后的新楼将具备创作、收藏、教学、国际交流等多方位的实用空间，为北京画院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可能。

六十年风雨兼程终有所得

1957年5月14日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，明确了“创作、研究、教学”为画院的

三大任务。建院之初，京城画坛巨擘一时云集，传灯井然，留下翰墨无数。继往开来，招贤纳士不惟学历所困，以海纳百川之容，创群芳争艳之景；学术团队，安于寂寞之道，深耕学问，研究成果体系化、深度化，并直指艺术创作所存问题，引鉴当下；教学机制因材施教、师徒相授，别于学院模式，薪火传递，培养后学无数；展览策划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，以小见大，静中取境，妙中求格，漫道寻真。

本次展览的“创作篇”以《东风吹遍百花开》为导语，分享了画家在画院成立之初的喜悦。他们自发组织合作了这件巨幅国画，如今相视，既有时代氛围，又真实地展露了画家进入画院后的心情。“研究篇”以书墙呈现学术硕果，从1957年创刊的《中国画》，到齐白石艺术研究、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研究、北京画院藏品系列研究、中国古代书画研究……120余本书籍期刊记录了画院漫步研究领域时留下的足迹，也舒展开一部北京画院的学术发展史。“展览篇”以历年展览的请柬、导览册、图片交织成一张关系网，从中可洞悉研究和策划的方法：从齐白石艺术辐射至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世界美术，追溯古代书画，启发当今艺坛。“教育篇”根据中国传统绘画传承的特点，特别展出北京画院画家马晋为第一届研修班授课时绘制的课徒稿，以及当时研修班学生——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艺术史学者薛永年对这件课徒稿的临本，向观众重现了画家昔日授课时的情景，也展示出画院在教学领域的成就。

二百余件画作文献佳中择优

北京画院收有自宋元、明清、近现代以及当代作品近8000件。此次展览从中精选出书画、篆刻、古籍等200余件。这其中既有金城、陈师曾、于非闇、陈半丁等一批“京派”名家之作，又有“海派”巨擘任伯年、

吴昌硕之精笔妙墨。既有傅抱石、宋文治等“新金陵画派”的艺术创新，又有“渡海三家”张大千、溥心畲、黄君璧的满纸古意。所展作品还涵盖了北京画院不同时期的经典创作，并强调对已故画家生活经历的呈现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展览第一次系统展出了北京画院收藏的古代作品，宋人《松下抚琴图》、龚贤《云山林屋图》、费丹旭《仕女》、华岳《花鸟》，让观众得以出入古人意境，静品古法妙意。

作为全世界收藏齐白石作品最多的机构，北京画院常设齐白石陈列展并分主题推出。在整理时发现，1979年为反映齐白石的伟大艺术成就，邮电部发行了《齐白石作品选》特种邮票，全套16枚，采用齐白石原画设计而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入选这套邮票的9件作品就在北京画院收藏。为此，展览特别推出了画作与邮票并置展出的环节，为观众赏析白石老人的艺术成就增添了几许趣味。

近年来，北京画院的重要收藏与捐赠成果引人注目：2007年，收藏《地球的红飘带》连环画原稿934幅；2009年，托管李可染书画、水彩、速写作品200余件；2015年，接受周思聪、卢沉家属捐赠的《矿工图》组画及草图53件；2017年，再次接受捐赠卢沉作品21件……从收藏走向研究再到展览，北京画院得到了广大艺术家及其家属的认可，纷纷表示捐赠意愿。展览也辟空间给予呈现，令人不忘那些感人的义举。在李可染艺术专区中，展览首次将两件《万山红遍》一同展出，实属难逢之赏机机遇。

活动辐射各地异彩纷呈

为了庆祝北京画院60华诞，多种形式的艺术展览与活动将在各地展开。5月25日，“出居声响——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”将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。这是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专题作品首次赴南京展出，参展的60余幅草虫作品锋芒毕现、栩栩如生，讲述了齐白石对自然生灵的关爱，以及老人从微观入宏观的哲学境界。6月中旬，由北京画院在职画



丰乐图 黄胄作



双勾竹 陈半丁作

家近年新作组成的展览将在昆明、桂林等地拉开帷幕。展览不仅展示了北京画院的创作实力，展示了北京画院立足公益为社会活动绘制的巨幅创作，其意义还在于拉近了首都和南方地区观众的情谊，丰富了各地的城市文化建设。

在展览遍地绽放的同时，院庆期间北京画院组织的公教活动也是异彩纷呈。不仅邀请专家、学者从北京画院的历史、研究、展览和收藏出发，多角度解读北京画院60年的发展历程。而且根据公众需求，策划体验型的公教活动。让观众走进画院、走进展览、走进中国绘画的发展，共赏中国艺术经典，创作属于自己的中国画，体验中国艺术的趣与美。

笔墨写意 山水抒情

——品读杨炳湘写意山水画 □邵大箴

清人石涛于《画语录·了法章》中云：“夫画者，形天地万物者也，舍笔墨其何以形之哉。”意指“形天地万物”之山水画，若舍去笔墨何以成形，何以成画。石涛大师在警醒后学，山水画乃造型艺术，离开笔情墨韵就无法表现天地万物之形态和神气。的确，笔墨作为中国画的历史传统基干，是中国画的一个艺术表现之本，洋洋大观的中国画史卷，可以说是一个笔墨演变表现的大千世界。既是一种可以独立欣赏的抽象语言，又是一种可以与表现主题、意境、内容发生关联的表现话语。其实笔墨本身是中性的，但笔墨的表现则有拙劣与优美之分。然而，一幅画作也不是有了笔墨就美，关键还在于画家表现得美不美、技法高不高。只有笔墨表现得精湛、高级、有美感，画才会散发出魅力，才会有无穷的吸引力。这也是历朝历代优秀画家的作品印证的真知灼见。

画家杨炳湘笔下之山水画作酣厚绵邈，清新朴茂，恬静抒情，而别具一格。其作品之笔墨与布局，具传统及现代艺术之成法，用笔雄浑深秀、萧散清逸、遒劲酣畅，用墨温厚滋润、朴茂苍郁，构图虚实相生，更见空灵，丘壑益显奇变，气象益显磅礴。其近岸阔水，石影层崖，云岭村舍，无不气韵苍茫，意象深远，无不在墨中有笔、笔中有墨，大密大疏、淡中取厚、积健为雄中深入起来、虚和起来，呈现出一种灵气往来之感。

品读杨炳湘之作品，则情不自禁地为她的笔墨精妙而心动。如《山里人家》《轻舟》《夕照》《渔》等之恬淡静谧、淳朴民心、醇厚乡情、比比乃心境安适之一隅世外田园，卸下世间红尘之喧嚣嘈杂与纷争，回复心灵之淡泊平和，《云岭山居》《岭

上》《山家》等作品，设色简净、晕染皴擦，近实远虚，肌理节奏，层次分明，画面幽深凝重，意境深远绵长。或许此乃炳湘心向往之“诗意栖居”及心灵归隐之所也。画中万千气象，早已脱离古人窠臼，实为大虚大实、浑莽氤氲之灵构，颤动的点线、团块的水墨与自然机巧的露白布虚相映成趣，表现了一种山川的腾虚之象，给人以“象外有象”的美感和无尽的遐思。一句话，笔参造化，已得山水真趣。

石涛云：“山水真趣，须是人野看山村，见她或真或幻，皆是我笔头灵气。下手时他人寻起止不可得，此真大家也，不必论古今矣。”仿佛说的正是杨炳湘山水画的妙处所在——自然的“或真或幻”与画家的“笔头灵气”相合，让人“寻起止不可得”，一任天然。南北东西，宛如目前，秋冬春夏，生于笔底，远山近岭，生机勃勃，于洒脱中见法度，于空灵中见风神，于苍茫中见滋润，正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所言：“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。”正是因为构思时驾驭题材的舒卷自如，故在表达时有“笔者，虽依法则，运转变通，不质不形，如飞如动。墨者，高低晕淡，物物浅深，文采自然”（荆浩《笔法记》）之气象，浓缩于尺幅之间，于山苍水秀、水活石润中天趣盎然。

细察之，杨炳湘写意山水的艺术表现有如下突出特点：

其一是她的山水画感性色彩极强，随机偶发式的作画方法，创作过程中的因气布势，既来自于山川的真实感受，又浸染着画家浓郁的个人意绪，并由此开启图式个性的求新求变，即指画面

整体的结构、造型、空间、视角、色调、氛围、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，强调的是视觉感官上的节奏、韵律和张力。画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构织怎样的抽象组合，却又不完全剥离自然特性，而独具自立的面貌。她的作品总是在寻找线（林枝或山石）、点（叶与苔）与面（河流与山峦）之间的构成关系及图式变化的形式美感，开拓新的审美领域，提供新的审美体验。

其二是她的用笔已极松动自然，有枯藤坠石之妙，提按勾勒，皴擦点写，率性之至，笔与象、意与境、心与画，进入无碍境界，所谓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这种笔法表现上的自由王国状态，是画家多年纯功历练的结果。它从古代传统来，又不同于古代传统，强化了笔法的转换、起止、映带、方圆、刚柔，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语言。它弱化了描绘性，强化了表现性，使绘画向“内在需要”走去，向心灵表现趋近。其代价是遗貌而不易形似，其收获是心性抒发的自由与取得山水之大象（神似），令心物不二，使山水的自然之性与吾人之心高度合一。“重则滞”，“轻则飘”，只有“松”而“沉”，“重”而“轻”，才能虚灵圆活。石涛在《画语录》里所谓“腕不虚则画非是”，“其用笔极重处，却须飞提纸上，消去猛气”，说的也是这个用笔之道。杨炳湘之画法，恰是体现“腕虚”“笔活”“飞提纸上”之妙处。

其三是杨炳湘的用墨已达“笔与墨会，是为氤氲”，“笔不笔，墨不墨，画不画，自由我在”的境界。这种境界，是谓自然。试观当下流行画风，皆是分明净洁之美，而杨炳湘却一反常态，不以修洁为工，不以雕饰为能，则以自然无饰的画风、干



轻舟

湿苍润的笔墨世界，将观者带入一个特殊的审美天地，它不是人间习见之画，不是世人常见之景，幽深深沉，奇崛静谧，美在混沌不失清雅，妙在漫漶不失分明。

作为当代山水画家，杨炳湘以现代人的自觉意识，走出了昏昏欲睡的传统局限，理性地走向了现代审美，走向了艺术自觉的时代。其创作紧紧把握中国画以道为天地之美之本质，于作画时，并不拘泥于有限具体事物之形与色，而具画翁之意不在物之念，“画者舞笔，意在天道”。也就是说她的艺术已从自然中获得随意和自由，进入了“艺术本体”的探寻。就此而言，杨炳湘的山水画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新境界，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。

综观中国绘画史，董其昌、石涛、赵之谦、黄

宾虹等大家，无不以其深厚的学养，超逸的才情，精湛的笔墨法度，高屋建瓴地以理论学养与继承开掘前人的丰富传统内核，在实践技巧中又超越前人，而成就一个又一个的艺术高峰。杨炳湘的山水艺术之道，从早期奠定了“妙得其真”的“写生”传统，进而发展到不失形似而得情景交融的“寓兴”传统，最后再到与其抒胸臆不拘于形似的“写意”传统演进，当与其经年累月致力痴迷于传统理法的反复研习，与老庄哲学、道释思想等东方文化精神的参悟息息相关。正基于此深厚积淀的传统学养，画家才能在疏斜率放的笔墨挥洒之间，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番灵奇，落拓出一派高绝散淡之气，这当于其独立突傲的人格、意气相为表里。吾等相信，随时光之推移及画家之辛勤劳作，必有大气，势在必成。